

經
學
博
采
錄

經學博采錄卷十

南海桂文燦

說文校議三十卷歸安姚文僖烏程嚴鐵橋同譔而陽湖孫淵如商訂者也其曰校議者據羣經義疏諸史諸子文選注字林玉篇韻會集韻廣韻汗簡一切經音義六書故五音韻譜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釋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初學記通典事類賦注古唐類範等書所引說文參互考訂欲以復許氏之舊也嚴氏自敘云嘉慶初姚氏文田與余同治說文而勤於予己未後予勤於姚氏合兩人所得益徧索異同爲說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有天文算術類地理類艸木鳥獸蟲魚類說文引羣書類羣書引說文類積四十五册又輯鐘鼎拓本爲說文翼十五篇將校定說文

譔爲疏義至乙丑秋屬稿未半孫氏星衍欲先覩爲快乃
撮舉大略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別爲校議三十篇專正
徐鉉之失其諸訓詁形聲名物象數旁稽互證詳於疏義
中不徧及也夫說文爲六藝之淵海古學之總龜視爾雅
相敵而賅備過之說文未明無以治經由宋迄今僅存二
徐本而鉉本尤盛行謬譌百出學者何所依準余肆力十
年始爲此校議姚氏之說亦在其中凡所舉正三千四百
四十條皆援據古書注明出處疑者闕之不敢謂盡復許
君之舊以視鉉本則居然改觀矣同時錢氏坵桂氏馥段
氏玉裁亦爲此學余僅得段氏說文訂一卷他皆未見各
自成書不相因襲海內同志倘如余讎固所願也有所駁
正將刪改之或乃挾持成見請與往復必得當乃己丙寅

八月二十四日嚴可均書於維揚舟次又後敘云嘉慶丙寅冬余爲說文校議成質之孫氏孫氏繕寫一本復擇其尤要者爲余手寫一本加以商訂閱二年又取余底稿手寫一本亟欲爲余付梓余以底稿未定應補改者尙多且意見不能全合故力阻之又云鳥部烏鵲也必有脫文孫氏之族弟星海云烏在鳥部疑當爲烏鵲也余又補入校議中其人通小學促余付梓復資其商訂焉戊寅六月旣望嚴可均書於冶城山館皆紀實也校議中語多精審如羊部殺云宋本及小徐孟子疏廣韻十姥集韻十姥類篇韻會七虞引作夏羊牡曰殺毛本改牡爲牝案釋畜夏羊牡踰牝殺賓之初筵箋殺羊之性牝牲有角釋畜釋文殺引字林云夏羊牝是殺爲牝也郭注牡踰云黑羝也羝牡

則殺牝矣惟列子天瑞篇老耄張湛注作牝羊爲異馬氏
瑞辰云下篆羯羊殺牝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殺夏羊殺
羶也亦羯也必牡乃可爲牝易羶羊觸藩張璠注羶羊殺
羊也羶羊爲牡則殺羊爲牡可知也如馬此說牝者必牡
今見畜豕者牝牡皆牝知馬牛羊亦同未可以牝爲牡殺
之證也張湛張璠等注皆轉寫之譌議依毛本又虎云小
徐皆從虎下有讀若春秋傳曰虎有餘案傳無此文疑當
作春秋傳有虎餘當在象形下行讀若曰三字虎餘卽宣
四年傳於菟之本字虎虎文也餘黃牛虎文也故鬪穀於
菟字子文或云公羊昭三十年傳盱有餘當作讀若春秋
公羊傳曰盱有餘孫氏陳氏鱣謂前所議是王氏念孫謂
後所議是又戈部我云小徐手下無或說二字此涉上有

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念茲皇祖陟降
庭止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邳梁益之間曰格
隲邳格格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此
以意改之不足爲據說者因卽訓隲爲定非也又說詩噫
嘻十千維耜云按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耜
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無公田
故爲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並私田計之
爲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田法故有公田
甫田之十千不及此十分之一又說儀禮遂以摯見於鄉
大夫鄉先生云按鄉大夫陸德明釋文無音至禮記冠義
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

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卿大夫
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
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
見六卿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
仕者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
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
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
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
又說禮記曲禮奉席如橋衡云案莊子其名爲椽本又作
橋鄭氏桔椽之解本此今以橋梁之橋擬席已爲不倫且
橋梁高下亦無定質士昏禮記笄緇被纒裏加于橋注云
橋所以廢笄其制未聞據經曰奠于席則橋蓋設於席上

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爲之奉席欲其平正故謂若橋之
橫鄭注謂是井上桔槔遠而不切又說坊記詩云先君之
思以畜寡人云案畜與孝聲相近祭統曰孝者畜也援神
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鄭注訓爲孝本此此引詩以證先死
後生之義與文二年左傳引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語意略相似又如周禮司儀三揖三辭之當
作三讓屬官與儀禮鄉射禮橫弓之爲南路弓大射儀張
侯設乏之在前一日士喪禮饌于東方之在東堂下旣夕
朝祖之奠之非用脯醢醴酒特牲饋食禮有司羣執事注
之屬吏與冠禮贊冠者注之屬官不同有司徹下飲之非
在西階下禮注王制古今尺里與畝之不同法緇衣尹吉
爲尙書篇名之不見於序者凡若此類疏解精確於斯爲

極至於荀子補注綴評事之疏漏漢書拾遺箴祕書之遺
失凡所糾正悉徹本原謬說譌文煥然冰釋集中文雖不
多然如周公居東論辨居東之非苟避蓋避則有以釋朝
廷之疑避而居東則有以控天下之勢而制殷遺孽之命
不獨二千年來聚訟釋然而大聖人心迹之純應變之略
並昭於世洵千古之定論矣

寶應劉端臨訓導之長女阮恭人儀徵太傅之冢婦公子
常生之室公孫恩海之母也太傅嘗稱恭人能讀父書可
謂賢女公子已嘉慶十年訓導卒於家太傅嘗刻其遺書
三卷道光初常生續求之共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
補校荀子補注方言補校淮南子補校漢學拾遺文集凡
八卷編定未刊而常生卒恩海少長恭人乃發訓導遺書

授恩海付諸梓且日吾在母家嘗見先君校定明皇甫錄
廣雅刊本段若膺先生書後云劉端臨以此本見借凡與
吳瑄及他本異者以朱圈之卷三擊次也本禮器注別本
皆譌擊矣其餘佳處尙多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若膺氏
五十三字先君歿後高郵王氏疏證已行此書校語不復
編錄然案王氏本卷一下貳福造倅憤盈也疏證云說文
貳副益也周官小宰鄭眾注貳副也戎僕鄭注倅副也道僕
鄭注貳亦副也張衡西京賦薛綜注造副也副與福同貳
福造倅皆取充備之義故皆訓爲盈又卷三下剝脫膳鼈
殿微膚朴皮菲逆酢渙擲罔遺離也疏證云內則鄭注鼈
謂皮肉之上魄莫也廣韻鼈皮寬也玉篇殿皮脫也釋言
云皮膚剝也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云因自皮


面抉眼鄭注內則膚切肉也是皮膚皆離之義朴與皮膚皆一聲之轉說文朴木皮也案王氏博引經傳於盈離二義卒難牽合先君校此本於倅下皮下各增也字王氏所引證其義益明先君與石雁先生交最深而疏證所列諸本無先君此校本蓋石雁先生所未見也又先君說經爲遺書所不載者如書禋於六宗乃古象天宗之誤引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見臧上舍庸致先君書爾雅坎律銓也當爲吹聿銓也見若膺先生致先君書蓋先君書遺佚甚多哀輯之責在汝甥舅云云恩海刊書旣竣會誌其語於簡末

毛詩傳箋通釋五十卷桐城馬元伯主事瑞辰著主事父器之進士宗璉著春秋左傳補注六卷已刊入皇清經解主

事少承家學博極羣書官京師與胡戶部培輩劉禮部達
祿郝戶部懿行相善胡氏治儀禮劉氏治公羊春秋郝氏
治爾雅而馬氏治毛詩其學並成可謂難矣王子之夏余
寓都門於旌德王芝原教諭假得馬氏書讀之嘆其貫串
小學發明毛鄭之奧有專爲毛氏作疏所不及者今酌錄
之以覘梗概如王風黍離中心搖搖傳搖搖憂無所愬馬
氏曰案爾雅懽懽懽懽憂無告也懽懽卽搖搖之假借方
言懽憂也說文無懽字而懽字注引爾雅亦作懽懽玉篇
心部引詩憂心懽懽或本三家詩又如君子于役曷其有
佻傳佻會也釋文引韓詩佻至也馬氏曰按廣雅會至也
是會與至同意下文牛羊下括傳括至也小雅閭闕傳則
曰括會也釋名亦云括會也說文人部佻會也引詩曷其

有倍蓋括與會一聲之轉估與括音義亦同曷其有估猶上章云曷至哉詩特變文以協韻耳又如君子陽陽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馬氏曰案陽與養古同聲廣雅釋詁養樂也陽陽亦樂意故孫陽字伯樂其字通作揚揚孫子儒效篇則揚揚如也注揚揚得意之貌下傳曰陶陶和樂貌而此傳曰無所用其心無所用心卽是樂意故箋申之曰陶陶猶陽陽也又如君子陶陶傳陶陶和樂貌馬氏曰按陶繇古同音通用書臯陶謨釋文陶本又作繇是也陶可作繇卽可通作倍說文倍喜也陶陶卽倍倍之假借檀弓人喜則斯陶陶亦倍也爾雅釋詁鬱繇喜也繇亦倍之借字廣雅旣曰養樂也方言廣雅又曰陶養也是陶卽樂也至說文歆歆氣出貌段玉裁謂歆歆卽陶陶之正字則非

絲由同字故妯亦借作陶毛詩憂心且妯韓詩迺作憂心
且陶是也又如大車大車檻檻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
行聲也馬氏曰案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大路何休注禮天
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所云禮蓋古逸禮是
大車爲大夫車之證孔疏謂因序刺大夫故知爲大夫車
非也檻檻乃轆轤之假借服虔通俗文車聲曰轆張參五
經文字轆大車聲詩借檻字又如穀則異室傳穀生也馬
氏曰案爾雅釋言穀生也穀與穀並從穀聲古通用左氏
傳楚人謂乳穀漢書作穀說文穀乳也廣雅作穀乳與穀
並云生也爾雅毛傳訓穀爲生穀當爲穀字之假借玉篇
穀奴豆公豆二切而詩小宛自何能穀讀入聲亦訓爲生
則穀字古音可讀同穀又如鄭風青衿在城闕兮傳乘城

而見闕箋國亂人廢業但好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
正義引釋宮觀謂之闕云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
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今謂城之上別有
高闕非宮闕也馬氏曰按闕者執之假借說文執缺也古
者城闕其南方謂之執从兩亭象城臺之重兩亭相對也
今按郭爲之重城象兩亭相對兩亭卽內外城臺也蓋古
諸侯之城三面皆重設城臺惟南方之城無臺其形缺然
故謂之執借作闕公羊定十二年何休注天子周城諸侯
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說文城缺南方義合周
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春秋傳謂之曲縣軒城猶軒縣
曲縣也其形缺然而曲惠士奇曰古文曲作象缺之形
是也城闕卽城南闕處耳孔疏既謂闕非城之所有又謂

城之上別有高闕非也公羊疏疑爲城墉不完則益誤矣
又如齊風南山曷又鞠止傳鞠窮也箋鞠盈也馬氏曰按
傳从爾雅訓鞠爲窮是也廣雅窮極也訓鞠爲窮正與下
章曷又極止同義鞠窵之假借說文窵窮也从窵鞠窮以
雙聲爲義箋訓盈公劉傳又訓鞠爲究竝與窮義近又如
魏風葛屨糾糾葛屨傳糾糾猶繚繚也馬氏曰按說文斗
相糾繚也糾與繆同糾糾蓋繆結之狀故傳云猶繚繚也
說文又曰爐讀若詩糾糾葛屨今按爐之言鳩鳩亦聚束
之義又禹貢苞匭菁茅鄭注匭纏結也亦讀匭爲糾正義
以糾糾爲繆疏之貌失之又如園有桃我歌且謠傳曲合
樂曰歌徒歌曰謠馬氏曰按徒歌曰謠義本爾雅韓詩章句
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傳同謠古字作音說文

言徒歌从言肉聲又通作繇廣韻繇字注引詩我歌且繇
蓋本三家詩繇與繇通繇卽由字繇謠一聲之轉故通用
漢書李尋傳人民繇俗卽謠俗亦其證也又說文嵯喜也
音義亦與繇近又如伐檀河水清且淪淪傳小風水成文
轉如輪也馬氏曰按釋文引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據廣雅釋詁倫順也韓詩訓淪爲順流而風正與倫義近
順流則波恆小亦與爾雅小波爲淪義合釋名淪倫也水
文相次有倫理也理亦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毛傳文轉
如輪爲善馬氏之言多類此誠可與之讀詩已

嘉定王倬甫秀才宗涑西莊光祿族裔也少從同縣陳恬
生孝廉及寶山毛生甫騎尉遊並示以形聲訓詁通轉之
奧博覽羣書貫通經傳尤深於禮經宮室許氏說文之學

以解經見重於某學使補附學生嚴取與敦行誼家貧親老不遑家食年將四十猶困諸生壬子之春乃出遊從寶山航海抵京師晉江陳頌南給諫勸之應京兆試因入國子監時余留寓都門往還頻數與人和易謙遜而論學則斷斷不阿所好精思妙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著有經史管畢一卷尙書顧命康王之誥攷辨二卷考工記匠人職考辨二卷說文解字刊誤二卷說文解字原聲二卷說文解字會通一卷說文解字箋疏二卷共爲倉史居撰著七種又著周五禮考辨未卒業其論古文甚云案此當作隘水部湛古文作隘可證隘从隘省炎聲言炎赫相繼也卽盛衰之盛甚从甘匹訓尤安樂乃古湛樂之湛說文以隘爲重甚猶衡爲楅衡真爲筭真而說文合衡真爲一也

又云召評也从口刀聲案刀當作丌說文卿从卯卯从丌
以而卿字右旁之丌篆體作𠄎形近刀篆召聲又與刀近
後人疑召首是刀非丌遂改丌聲爲刀聲不知說文無詔
召卽古詔字从丌與令同意古者面命曰命字从口令簡
書以命剖符守土之臣曰令字从△丌△合也必合符以
爲信也使人持丌口傳命曰召字从口丌禮曰凡君召以
三節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曰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
入營勞軍皆召爲持丌口傳命之證丌節古今字持節口
傳命本用以召見羣臣孟子招士以旂大夫以旌招召之
假借旂旌皆丌也又云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
戈从手或說古亟字一曰古殺字案或說古亟字小徐作
古文亟也此誤竊謂手當作子我假右旁戈之橫畫與子

相合成文遂致解中誤千爲手非許書本作手也千篆體

作𠄎隸變作𠄎說文曰𠄎艸葉也从丞穗上貫一下有根

象形是千誼爲艸葉下丞則聲卽讀若丞可知耗从𠄎聲

切與丞最近丞字中作丿卽𠄎之省古文丞作𠄎左𠄎丞

雙聲實古今字也或作𠄎或作千猶篆體禾作米而古文

利旁之禾作米𠄎卽琴而瑟首之琴作珽隨字結體毋失

其意而已至於曲直長短縈拂高下非一成而不變者也

于古文丞也此五字注中注一曰古殺字仍解我字戈建

於兵車出先刃入後刃刃皆向上惟斬伐則丞其刃故殺

之古文从戈于會意段大令以爲一曰云云亦指手字殆

非也又云廂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惠學士曰日東

爲朝日西爲夕日中爲廂王肅云中日中廂映中易日中

爲市卽司市之日廂而市日中不須與故中前中後皆曰
昃中說文以日西爲廂失之竊謂說文本作日在西方側
時也轉寫誤到側時二字爾許君蓋以中後爲廂日已過
中故云日在西然則正在西故又云方側時也以形容之
而廂之誼始明此解不可增減一字如果以日西爲廂但
云日在西也其誼已足何必更贅方時側三字乎惠學士
不察其誤反以爲說文之失過矣文燦案易繫辭傳日中則昃此則字與說文方
字正可互相證明蓋日中不須昃卽昃方側時卽易之則昃也王說是也又云夫制字象形如
畫家之寫意但取姿態妍媚彼此可以識別於物理不相
背謬而已結體敬衰所不計也故五指之手可省爲三目
在眾頭不妨橫置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云秀才論說語多
類此

林薊溪孝廉言康熙間滿洲成龍躍所刊通志堂經解余最尊信者三書一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則衛氏提禮記集說一則熊氏朋來經說也吾鄉元儒甯德韓信同著有三禮圖說又甯德陳碩甫著有碩甫詩文鈔中有易說及各經說其義俱極精確二書俱未收錄誠缺事也

李申耆庶常兆洛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王氏短身碩腹豹顙剛目面麻黑望之峻聳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終日手口無停輟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羨脫正錯誤矢口舉十三經詞無遺失上迄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互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願景范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

達唯開化戴簡恪公友生中惟吳沈欽韓文起記問差足
相上下餘無能爲儼似矣而慮以下人見一材一技殊么
小盛加推掖獎借自以爲不及論語有云以能問于不能
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庶常有焉成童應縣試陽湖
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答如流陳君
欵詢家世曰汝可卽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雖皆未投卷
然知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卽蓋一
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卽在廳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
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一時傳爲佳話後督學使爲仁
和胡文恪公奇君文旣首擢及發落文恪已將君原場及
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若毋薄
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嘉慶甲子

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
授知縣選四川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有惠政民歌頌之
甲戌君奉諱去官以交案羈帶歲餘服闋例還原官君無
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修脯補虧缺官事
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
七十有三歲君爲諸生每試必冠其曹士論謂君文利小
試及主講暨陽四方議舟問字者無虛日古今文詞行世
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
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官
鳳臺時誤邑志十卷晚年校刻與圖督造天球爲精心之
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文成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
或有檢得之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弟子蔣彤爲年

諸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宋人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而高承鈺哀輯君文爲養一齋集二十四卷詩詞二卷石經考一卷猶以君文多散佚爲憾欲隨訪隨續更付梓氏云鄭清如學博環字夢揚武進人也官甘泉縣學訓導深於周易以經學名宇內爲宿儒然人稱爲經師則不樂學博之治經也尙調停漢宋之間又喜採異說絕無門戶之見視近世之以說經名高眩鼓聾聵者相去遠矣學博之治已接物也必準諸禮廉潔退讓至死稱道不亂誠可謂躬行君子已學博之志在經世所學旣成而不得用則常與當路諷誦民間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然當路莫有能聽之者其偶有聽受則事屬微末而節目條理復多舛誤是以當路之遇學博也雖貌禮口頌而其心則未有

不劫且厭者學博審知之然有所聞見必詳疏以告不已
學博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官署是日以
丑初疾革浴畢歛以公服天始曙學博忽起索紙筆曰吾
注易有四卦未卒業當續成之書至酉刻擲筆長歎而瞑
急昇上牀身已僵冷而卦住畢矣去來能自如如此

姚仲虞文學配中安徽旌德人也少穎絕人用思沈摯不
怠倦甫弱冠已博覽經史旁通百家言而尤嗜易既善張
泉文編修虞氏義因求李氏集解研究羣說鄭氏最優苦
其簡略意推之至形夢寐嘗夢請業於鄭氏者再侍鄭氏
與虞氏辨論者一又夢吞乾爻自初九至九五意乃豁然
客廣陵五年成周易參象十四卷又爲論十篇說其通義
附於編後時僕徵劉文洪孟瞻甘泉薛傳均子韻丹徒汪

沅芷生江都汪毅小城丹徒柳興恩賓叔涇包世榮季懷
包慎言孟開以治漢學與君朝夕皆歎爲莫及云季懷且
曰仲虞書行於今世且不及張編修之盛百年後當獨爲
學易者宗矣遂爲之序文學旋更定原書至什七八刪說
通義之十篇爲三移冠編首題曰周易姚氏學而序則仍
包季懷之舊益微妙詳審矣文學又以月令一編實先王
體天勸民之大經其義一皆本於卦氣爲月令箋三卷繼
總其要爲月令說一卷復合之爲周易通論月令二卷而
後知王者一居處一舉止無非順天地陰陽消息之氣以
爲生民錫福消疹者徵引纖緯發明至理而不附會別下
己意疏通儒先而不鑿空則天地人呼吸關通之故古先
聖王萬物一體之誼作易者其有憂患之旨悉於是乎在

可謂通天地人謂之儒足以當後王取法者矣文學又嗜琴著有琴學二卷又嗜書爲書學拾遺四千餘言文學食餼久及甲辰例出貢無考貢領單之資遂以廩膳生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二文學有弟子曰汪守成季鄭苦寒力學傳文學之業釀金五百刻所著書並贍其家

丁若士大令履恆字道久江蘇武進人也弱冠補縣學生員嘉慶癸酉拔貢太學戊寅召試列二等賜大緞充文穎館膳錄官議敘贛榆學教諭俸滿保薦遷山東肥城縣知縣庚寅以足疾自免壬辰五月二十五日卒於家年六十有三大令生性磊落慷慨而所學又足以助之兩漢唐宋儒先之書無不旁搜切究居平與昆季友朋相砥礪惟於

日用尋常語默作止之間質求真實每酒酣耳熱極論立
身成敗民生利病常痛哭嗷嗷不能自已讀書史至古先
哲人指拄艱虞遂以轉移禍福者必反覆深求其故或撫
卷瞑目至終日不出語葢中懷蘊蓄非苟爲誇耀淹洽矜
詡章句者也大令學探於詩常守毛公烹魚煩則碎怡民
煩則擾之訓其居縣也聽受無留事又時時存問耆舊詢
疾苦率紳富修社倉以備災歉舉保甲以戢奸宄立普濟
堂以卹癯獨民安其政年穀順成是以去任之日老幼扶
攜餞送數十里歎仁明爲近今所罕見云嘗謂天賦人以
聰明材力今與古率不相遠而晚近成材獨少者大都爲
俗學所汨沒幸而有意思探長欲嶄然以頭角自見則師
友勸誡必相與翦除之斥爲客氣不可用又幸而有少小

不汨沒於俗學其遊處四方復不爲俗論播奪以庶幾有成者則常患與斯世柄鑿必不相入而窮困老死不見用若有用之者無論大小固皆有所表見以利澤斯人乃又置盛壯可任事之精力於閑散無所設施之地及其既衰將不能自舉乃以試之彼蒼者天果何意哉大令所著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志說文諧聲類篇思賢閣詩文稿倚聲寫韻齋詞稿燕齊遊草漚寄贖筆宛芳雜著望雲聽雨山房札記共若干卷

經學博采錄卷十終

經學博采錄卷十一

南海桂文燦

凌曉樓上舍曙揚州江都人也字子昇少孤貧十歲就塾
讀四子書未畢卽去鄉作傭然停作卽默誦所已讀書苦
不明訓誥鄰人有爲子弟延師者上舍乘夜竊聽講論數
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却之上舍憤甚求得舊籍之已離
句者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傭業集
童子爲塾師稍近士人童子從君遊書必熟作字正楷以
故信從者眾上舍有甥曰劉文淇少亦貧上舍愛其穎悟
不忍棄之遂末自課之齒未壯卽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
間後舉優行貢生其學實自上舍出上舍治經始從鄭氏
禮入苦古注簡奧則習張編修惠言所輯四子書漢說數

十事既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古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於梅花山長洪桐生郡守梧上舍治鄭氏禮既得要領又從吳縣沈訓導欽韓問疑義益貫串精審嗣聞武進劉禮部逢祿論何氏公羊春秋而好之後又爲儀徵阮太傅校輯經郭盡見晉魏以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類從旨與詞蹟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梳章櫛句爲注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嗣阮太傅督粵延上舍課公子時方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儒舛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仲鄭義後與阮太傅商推刪定爲三十九篇更題曰禮說爲一卷與公

羊禮說並列入皇清經解凡上舍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皆有顯證足詔來學上舍在粵嘗繪壤室讀書圖歸而屬顧千里秀才序之其詞有云夫曉樓爲漢學者也亦聞漢學宋學之所以異乎予嘗反覆尋求歷數十年而後得請以三言蔽之曰漢學者正心誠意而讀書者也宋學者正心誠意而往往不讀書者也俗學者不正心誠意而尙讀書者也是故漢人未嘗無俗學宋人未嘗無漢學也論學之分不出此三途而已矣今曉樓旣以讀書揭其圖又方爲漢學則其讀書也殆必有當於吾所謂正心誠意者矣壤室雖小其將志大宇宙哉讀此可以知上舍所學已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卒年五十有五有子曰鏞上舍卒時尙幼

薛子韻茂才傳均揚州甘泉人也爲文喬皇典麗常冠其
儔嗣與僊徵劉孟瞻涇縣包季懷包孟開旌德姚仲虞寶
應劉楚楨友善相約共治經學季懷孟開治詩攻毛鄭氏
孟瞻治春秋攻左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楚楨治論語攻
何氏茂才治小學攻許氏皆能旁通羣籍專精本業砥礪
以有成近世治許氏學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茂才左
段右錢著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取錢氏潛研堂集中答問
說文之語疏通證明之道光九年茂才應福建陳學使用
光聘入閩於八月二十日歿於汀州行署先是陳學使讀
茂才所著書而善之質諸孫督部爾準督部故小學家也
歎爲博洽議梓以行狹遭此變陳學使既盡殯禮乃取疏
證六卷屬惠安孫惕齋明經校刊之而遣使護喪歸揚州

厚資其家劉孟瞻檢遺篋得舊韻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
手勘之語約可二十卷閩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十
二卷草創未卒業孟瞻與楚楨孟開約纂輯繕副以付其
家說者謂道光初吳越樸學之士如陽湖黃乙生小仲通
鄭氏禮行不違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公羊春秋虞
氏易久官京師讀書不懈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公羊春
秋鄭氏禮困學不厭涇縣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
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
柳興恩賓叔治詩禮悉本雅訓尤深於穀梁春秋所著穀
梁大義述數十萬言千年絕學殆無遺義儀徵汪穀小城
覃精許鄭尤長於輿地黟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
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所著論

語解義及周禮說共若干卷並稱精博與理初並長推步
算術而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
之善云

沈小宛學博欽韓一字文起江蘇吳縣人也深眉鉅目鼻
仰而脰短面麻而腹垂行步蹇述話言澀喎年逾三十始
中嘉慶丁卯舉人又躋春官道光壬午始選授安徽甯國
縣學訓導辛卯十二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家年僅五十有
七學博質亞生知而力同困學家貧無力致書多假諸故
家讀之卒淹通經史旁及百家故記官書野乘既弱冠念
漢書既深且博顏注淺陋復多勦襲後漢書雖簡略而義
存實錄章懷雜采眾手故有純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殊
雄富然頗無統貫尤疎於地理乃覃思二十年遠搜故籍

爲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正謬補闕最有功於顏李云學博嘗推論爲國以禮之指以爲孔子悼時人廢禮當使天下與毒禍於無窮乃見意於春秋以詰萬世因謂左氏親承聖訓依經立傳全付託之重而公穀家攻之欲顯復晦杜注雖得立學官然多人以邪說陰敗禮教乃爲補注十二卷正杜氏之闕失其有略陋別爲考異以補綴之學博又以裴氏注三國志意在補其脫漏而郡縣鎮戍名物訓詁之異者皆闕爲補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又以地理之學古書唯存水經注近人戴東原校定其倒置羨脫趙誠夫爲之刊誤其書乃漸可讀而戴氏或有憑臆趙氏每有輕信古今志乘之可據以互證者二家多未之及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於郡縣沿革水道變遷一覽無遺又嘗補

注韓退之王介甫兩集多舉唐宋朝章事實又注范石湖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後唐宋五六百年之鉅製短章義皆可通又嘗糾正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蘭泉金石萃編各成卷帙凡學博所著述共四五百萬言皆能博稽古義實事求是足詔來學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付梓人詩則導源魏晉文則嗜爲駢儷盡破唐宋人壁壘而自合矩矱誠不愧傑出之士矣又聞學博性至和易從不以所業驕人有問者必就其端緒原始要終反覆推尋使皆洞澈尤爲不厭不倦也

春秋異文考證共若干卷萬載辛氏所著也辛君字同叔承家學治春秋於三傳文有異同則爲之廣徵博引於凡聲之相近而可通可假又字之古多今少古少今多卒明

其本義假義以及假義盛行而本義反沒者無不條列明
晰無泛濫無遺漏可謂勤於樸學已惟是三傳義例各有
師承長短之論未可盡據而冊中間有評定三家之語多
未當耳

嘉定陳令華詩庭嘉慶己未進士也一字蓮夫又字妙士
深於小學著讀書證疑六卷語多精確道光乙巳付梓進
士之子名琢字悟生一字小蓮又字聘侯以解經補附學
生甲辰孟藝題爲庠者養也三句以訓詁諧聲立義中舉
人少承庭訓既孤益自覃研始爲說文引經考八卷後以
文繁約爲說文引經異文解五篇又爲釋農釋萃釋尊釋
附釋贊又爲說文舉例旁通曲證如肉貫弗又爲春秋歲
星算例以唐虞三代附之合刊之爲六九齋纂述彙四卷

六九者六書九章之謂也其讀書舉例或取他人之說而引伸之如養新錄中說文讀若取轉音之例曰彘从解聲而讀若斯孝廉以鄭氏匏葉箋斯白鮮白爲之證三百篇如用韻不在句尾之例孝廉以漢廣之三思字墓門之三之字皆語助爲之證答問中有說文讀若不破字之例孝廉廣搜漢儒舊說如高誘淮南子注屈讀如秋雞无尾屈之屈之類以廣其例又有以義釋名之例如徹也者徹也象也者象也

石經無人旁

無以聲釋義之例則仁者人也之類舍

注據經以明簡要或自爲之說者如說文兩字合成一字不在諧聲之例祿从爾示而讀若算册从兩目而讀若句之類說文本有之字而後世以別字亂之之例如菹博菹也而後世曰芭蕉之類語多他人所不及道者也又辨成

伐兩字云小篆伐字人短戈長象戈在人肩之形伐字人與戈並象人持戈之形蓋戌主守望用戈緩緩則利於荷伐主擊刺用戈急急則利於持故戌伐二字从人从戈同而篆作兩形字居兩部讀以兩音惟有兩誼故也又辨五十兩字云×與十實一字也×象文又與午同聲十與廿卅同聲×十同是說數何以×爲古文五而十爲十乎曰陰陽之義也×爲陽數天數也十爲陰數地數也惟天以陽常動故邪其形以成×地以陰常靜故必正其形以成十此古人制字精義也六九齋纂述彙中語多類此未刻之書尚有國語翼解十六卷九章祿術細艸缺方程一篇又有人問隸書有𠄎字不見於字書鄙人以意斷之曰當卽稿字錢辛楣謂稿本作犒以犒有牛故誤从牛孝廉則

有窮生...
謂槁有牛必有酒故誤从酉作醕又秦漢印中習見鈔字
从金从尔孝廉謂卽璽字璽本从土程易疇謂當是从封
省孝廉謂璽本貴賤均稱有玉有金金兼青白則从玉从
金有何不可此語新穎彙中所無太倉王研雲學正寶仁
爲孝廉撰別傳追述之學正績學士也司鐸六安著有夏
小正訓詁周官參證共若干卷王倬甫秀才云

嘉定諸敦夫學博仁煦以副貢生官安徽穎州府太和縣
教諭德器閎整學識亮達博涉經史嘗著論語述一書凡
齊魯古文馬鄭之說各不同者經史傳記百家之言義可
通者古注之精確舛滯及駁集注之是非得失皆爲條疏
類達不襲性命之虛言陰以釋氏傳會聖學不尙穿鑿之
私智詭以曲說廁於漢唐用心明慎凡五易彙而後定寶

山毛生甫騎尉嘗序之見休復居文集

黃潛夫訓導汝成字庸玉嘉定人也少爲縣學廩膳生歲
饑糶賑議敘得通判銜選安徽泗州訓導以憂未赴道光
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九訓導爲人仁厚
豪達狀貌瓌偉善辨說戲謔饒有產業樂任人艱鉅無親
疏厚薄苟當其意告以緩急卒累出千金不悔內行誠謹
自奉儉約其爲學自天文輿地厯律訓詁以及水利河渠
漕運賦稅鹽鐵錢幣莫不洞其奧蹟參諸世會詳其利病
而爲文則又明慎知要所著書已成者日知錄集釋刊誤
古今歲朔考校補文錄袖海樓文彙凡四十四卷未成者
春秋外傳正義若干卷訓導之卒也武進李申耆庶常旣
爲之立傳寶山毛生甫騎尉復誌其墓云

毛清士上舍際盛江蘇寶山人也嘗師事錢辛楣詹事綜貫經史詞章金石尤邃於形聲訓詁之學所著說文述誼二卷說文新附通誼二卷並刊行世上舍自序謂述誼者述許君之誼並述所聞於詹事之誼而新附通誼則詹事命爲之武進李申者庶常嘗序之以爲確鑿可依據讀之終卷向之所疑滯渙然冰釋洵不誣也上舍以應順天鄉試於乾隆五十六年卒於京師上舍之父海容州牧大瀛以儒學生充四庫全書館謄錄議敘厯官四川簡州知州以死戰沒於達州白蓮教之亂故上舍之子生甫騎尉嶽生以蔭得世職尋改儒學文生上舍卒時甫晬比長能讀父書材識亮敏內行瀟篤殫心纂述勤學自奮聲音訓詁名物度數天文輿地律呂之學莫不通曉已刊行者有休

復居文集六卷其嫂叔無照議秦三十六郡說釋棟釋肇等篇皆援據賅博持論名通足以羽翼經史又以元史龐雜擬別爲論譏紀傳志表於以正其疏舛訛謬書成當不後范蔚宗歐陽修二家惜僅成后妃傳公主傳二卷附刊集末亦工詩有休復居詩集六卷

鄭浣香明經復光江南歙縣人也博涉羣書尤精算術少貢成均遊京師與程春海侍郎何子貞先生陳頌南侍御苗先麓張石洲兩明經友善互以文學相砥礪後遊粵遊滇遊隴遊晉道光癸丑之夏復遊京師嘗介吳敬之上舍訪之年已七十四矣一見如故贈以所著割圓弧積表正弧六術通法圖解並出舊藏半規儀銅數尺及所著鏡鏡論疑費隱與知相示其鏡鏡論癡專言算法鏡理張明經

已刊入靈石楊氏連筠籙叢書中其費隱與知二卷共一百七十餘則凡天地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霜雪寒暑潮汐水火冰炭飲食衣服器皿鳥獸蟲魚草木之理怪怪奇奇或以他性而殊或以地形而變或以目力而別君皆推本說之明白坦易如指諸掌君與汪萊孝嬰同里而與東吳李銳四香相善汪李名日益著而君遠遜之以君性沈默不欲多上人故也其費隱與知中與經義相涉者其說周官土圭測深云或問土圭測景以求地中日南曰北限以二極無疑義矣至於日隨赤道東升西沒無可限也何以云日東曰西乎曰周官注云如偏東於土圭如日之將夕是地於日爲近東如偏西於土圭如日之將朝是地於日爲近西皆不得中也此是順文爲解而偏東於土圭偏西

於土圭二語竟無意義可尋又云近東者多風霾近西者多陰雨於本經外因風增霾因陰增雨似亦疑其未爲的訓故於日夕日朝上加兩如字作譬况之詞又因風與陰未足形不中之害故增霾雨二字按今廣東地最偏東氣候四時多雨甘肅地最偏西未聞多雨也鄙意周官日南日北四句是泛論當求地中之意而日南二句是主日東二句是帶言不可不中之意謂人之居室亦宜於得東西南北之中非測地正文也下文日至之景只有五寸方是求地中之法故卽接云謂之地中更不復率帶東西字可知天地四句則推言地中之效然東西二句又實非泛設也蓋以居室之向明言之造室者必宜南向不可偏東或西若向偏東是日出近東也必日沒西北夕陽反背則有

寒氣侵砭故曰景夕多風也

原注上言景長景短之弊此言景夕正謂未申以前尙可

耳若向偏西是日入近西也必日出東北朝暾遲來則覺

室陬深晦故曰景朝多陰也

原注言景朝者亦謂辰巳以後猶可耳

如此解

似覺字字著實矣其說春秋恆星不見云或問春秋莊公

八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注云日光不

以昏沒今謂落星非星是火土氣西法又言日入地十八

度則黑毋乃與經異乎曰經雖志異然經傳皆無日光不

沒之說傳止言夜明蓋火土之氣將然故先成光而夜爲

之明迨至中夜則然而下墜如星故言星隕如雨云星者

因其似而名之倘果真是言星豈無一二恆星缺失當書

者乎至日光不沒則注之失也孔子據事直書無由知西

法西人自鳴其學無由知說經今以西說解經實四達無

礙敢謂說經有功姑以證西說之非無稽耳又問如而古
雖通然星隕如雨言多也直作如字解豈不明顯作而字
解何也曰從傳也傳曰與雨偕也則當作而字讀矣且作
如雨則是無雨而爲况譬之詞乃詞家形容之法非春秋
據事直書之體况左氏親承聖教當是星與雨偕必是流
傳實事豈能舍傳說經乎夫星能偕雨不滅其隕之多亦
概可見矣其說周官改火出火云或問周官司燿四時變
國火以救時疾謂春取榆柳之火夏棗杏季夏桑柘秋柞
櫛冬槐檀取五方之色而疏言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
不黑其義未明又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注鄭鑄刑書火星
未出而出火後有火災又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疏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輯注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

故使民出火雖烈山焚萊亦可也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
伏故使民內火雖鑠金焚雍亦止也其詳可得聞與曰古
者取火於木其術甚艱不得不蓄火種火以種傳不能無
陳恐鬱而生毒故每時一改以救時疾今取於石性不可
知然每日一新自無所害北方用煤不能不陳南人初至

多發煤毒亦陳火之弊也幸北地氣寒稍能耐之

原注試觀吸烟

者用五六寸管在南方或生齒牙之疾在北方則人人用之而無害是其證也

且煤爐易壞亦未

有經久而不改火者至於改火之木或取其色或因其性
義有所屬斯已耳固可不必穿鑿矣若夫出火內火意古
人民析民隩之制寒則室處熱則露處用火亦因之火星
未出民猶聚室而用巨火冶鑄故火氣鬱而感召成災當
出火則烈山焚萊亦可所以宣其鬱也當內火雖鑠金焚

薙亦止所以防其鬱也其說考工記倨句外博云或問舟用竹篙其端一尖一鈎名曰挽子鈎所以挽固也尖所以準直前豈不得力乃無不斜出者何也曰此考工記冶氏造戈倨句外博之說也戈以援刺敵刃不向前則不得力以胡鈎敵太彎向內則不得勢所謂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也

原注不入者刺不得力也決猶決斷之決謂一鈎即得百不失一也

然所以必倨句

外博者未經指明蓋胡既旁出則斤兩偏重用之不能稱手故令援稍外博則斤兩偏重之勢稍殺也故先言已倨已句之病而以倨句外博一語釋之其不得不然之勢使人於言外領取邇來古戈出土者甚多竊嘗取數種較之其倨句外博無不相準而其鋒端必稍曲向內猶恐太倨也挽子之尖斜出正是此理曰冶氏言戟則曰倨句中矩

抑又何也曰戈所常見戟出土者則未之見通藝錄有戟
圖謂胡與刺之倨句中矩則胡與援之倨句外博是援與
胡兩邊斤兩相稱則刺與胡無妨中矩矣通藝錄戟圖未
知果是得見真戟否或由相其文義想象爲之然形制卽
未合其倨句中矩與左右歧出則確然無疑其說詩狼跋
云或問兩股秋兩菴隨筆言狼跋其胡載竈其尾狼惡獸
奈何以比周公蓋以比四國之圍周公而公則處困而亨
云云是也又言狼遇人先旋繞甚疾故跋胡竈尾候人懼
方食之此說未見所出且甚疾則與跋胡竈尾語不相比
附以爲何如曰鄙意狼食人而亦畏人其性狡猾故見人
且前且卻有跋胡竈尾之狀耳至於所見三狼皆無胡則
詩注老狼有胡當不誣也其他論說多類此

苗夔字仙麓亦字先路河間肅甯人也道光辛卯優行貢
生居京師二十餘年老宿名流每以文學相質難又嘗佐
學幕於江蘇山東凡學後技識古學之士君每樂於襄校
云博覽羣書專爲說文諧聲之學所著有說文建首字讀
說文聲訂說文聲讀表毛詩韻訂共若干卷咸豐壬子之
夏識君於都門詢以道光中葉藝林佚事娓娓不倦又詢
以所見羣書古本歷數無遺可謂耄而好學矣其毛詩韻
訂似顧亭林之詩本音說文聲讀表似姚文僖之說文聲
系惟顧亭林分古音爲十部君則祇分爲東支魚真蕭陽
侵七部或序其書謂昔之言音苦其疏今之言音苦其密
太密則必有扞格不通之處不通而變爲合韻類近之說
是無異一堂區爲兩室不許其隔垣對語而許其越戶相

從也又謂君篤守亭林十部之說而於十部之疏略中葛者析疑解帶首首入貫蓋亭林當推輪之始猶旁資眾說不無雜越君則一以較長爲宗惟專故精云其說文建首字讀訂句長短不齊有句有韻又有間句韻隔句韻皆據七部以訂古韻嘗謂今人音讀無一不誤皆由魏晉反語大行講韻學者徒守婆羅門書不知尋求倉頡六書之諧聲而致故所著說文聲訂據七部古音以改說文原書聲而以爲非聲非聲而以爲聲者共八百餘字而建首字讀仍取大徐切語並取玉篇唐韻集韻韻補以下諸書之切語與己合者以訂古韻是雖不信切韻而仍不能廢切語也然其所說亦有精確者說文又部尹治也从又ノ握事者也君謂ノ當作一握事非所謂用其中於民乎湯執中

立賢無方一古本切亦聲也後入篆書但求配偶妍媚無
關聲訓豈獨一尹也哉受部取進取也从受古聲君謂古
非聲古應占字之譌老部者从老省占聲宋小字大徐本
譌作古聲可證小徐不能通悟反以古取旁紐潤之非也
姚氏聲系嚴氏聲類但以取列古下致使厥嚴遞從之字
盡入魚虞部中非也江叔雲尙書集注音疏凡取字亦皆
篆從古此皆所謂襲謬承譌而不知字以聲從也至段注
謂古在五部取在八部當於雙聲合韻求之噫雙聲猶可
而合韻不謬以千里耶況古鐘鼎凡取對駁字多作取無
從古者又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君謂牙當作身身亦
聲漢隸身牙耳三字無別此必譌自漢石經也詩行露何
以穿我屋說文穿本亦作穿音川可證類篇集韻皆穿穿

並收注或从身今各本俱脫或篆此亦寵寵髡髡梓梓類也又魚部鮪魚也從魚系聲君謂系非聲唐張參五經文字云鮪經典釋文或作鮪漢周憬功勳銘鮪莫涉乎禹不規古今人表鮪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天問鮪何聽焉併作鮪疑系乃古文彡譌此皆可信之說也又君課徒授毛詩悉遵顧氏詩本音獨謂小弁首章巧言末章何字不能不讀奚幾何卽孟子之幾希商頌元鳥末章何河竝從祁韻爾雅釋山注臨河釋文河或作魚依反蓋古音也顧氏分戈麻爲部心覺未安又謂說文林之爲言微也春秋說題詞作麻之爲言微也漢儒訓詁義兼聲知古人讀麻從林必在支齊部矣細玩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知戈麻本西音周人未嘗有也語詳說文聲讀表敘謂古無歌麻韻皆

讀如支齊實發前人所未發惟近雲南吳大令樹聲著歌
麻古韻考其論與君相合云相傳河間獻王於河間城北
三十里築君子館以待毛公遺址久佚村毗野老往往得
其甃瓦之屬君嘗得一甃有君子二字似篆似隸波磔古
雅刻方罨紋珍若拱璧阮太傅見之謂出所藏五鳳三年
海監甃上呼爲甃祖後君復得開元二十年殘瓦因署其
室曰漢甃唐瓦齋

雲州自漢時已歸化中國自後委於蠻夷者千數百年明
洪武間沐英留鎮止稱藩耳至我朝而復入版圖故歷代
以來文學之士不少概見我國家功德覃敷聲教所及自
朔暨南雲南之文學蓋丕變矣其窮經考古之士以

文燦

所聞得二人焉一日王大令崧一日吳大令樹聲王大令

者浪穹縣人也字樂山嘉慶己未進士出僕微阮文達公之門學問淹博爲滇中老宿曾總纂雲南通志道光十年年七十九矣時文達督滇黔與大令爲竹林茶隱之遊孽經室續集有正月二十日偕劉王二叟竹林茶隱詩王叟卽大令也所著說緯一卷考孔子刪詩及詩大小序最稱繁博已刊入皇清經解又著有雲南備徵志二十一卷亦賅洽可觀吳大令者永平縣人也道光甲辰舉人出宰山東爲古韻之學以崑山顧氏唐韻正於支脂等韻字往往有所改易如讀皮爲婆隨爲陀奇爲苛之類蓋不知古韻無歌麻一類又以顧氏於麻韻中花瓜等音謂其或出於西域是顧氏知麻部之半非古音而不知歌戈二部與麻部之半皆非古音大令乃以說文諧聲爲主博采周易毛

詩以及周秦西漢古書之有韻而用歌麻部中字者爲歌麻古韻考四卷高要馮展雲學士提學山東振興古學大令索其弁言簡端學士副錄以示予此書於江戴段王諸家言古韻者雖不相合然考索之功亦勤矣

鄭萱坪明經名灝若其先浙江人遷粵東爲番禺人少穎悟工舉業年十三補縣學生嘉慶癸酉以選拔貢國子監家饒於資藏書極富詞章經史雅擅其長肄業學海堂阮太傅賞識之後家中落所著多散佚學海堂集載其易之家解云易之十翼先象次象彖言一卦之全象總六爻之用晉魏而下說易者皆訓象爲斷謂斷一卦之義以聲音爲訓詁而於象字之義終未明晰金壇段氏謂古人用象者必係假借今失其說斯言諒矣間嘗曲推之以爲彖者

循也循其卦之所由而統論之是以名爲彖也凡字之从

彖者

緣絲緣

皆有循義而音之轉則爲豚故釋文遯卦字

又作遂且遯與遁同字而从彖之字與从彖之字又同意

故遁又爲循也羅氏路史謂遂與遯同主遯甲藏匿之說

又謂彖爲茅犀知幾知祥之獸皆屬臆說說文彖豕走也

禮玉藻罔豚行鄭注遯之言若有所循謂循地而行灑若

故曰循其卦統論之之謂彖也又載其詩之雅解云詩有

六義雅居其一詩有四始雅居其二詩序曰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以詩體言之而其所以名

雅者則以音樂言樂記曰先王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是也

樂以宣和詩以配樂詩體既異樂音亦殊述大政爲大雅

述小政爲小雅故聲有大小之別王政旣衰變雅兼作取
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爲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
事之變爲變小雅雅之變由音體不由政事故詩之有南
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不容紊亂南之
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子曰吾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晰斯義也又何疑於鄭氏以七月
之詩兼風雅頌乎觀此亦可以窺見一斑矣亦工詩張南
康國朝詩人徵略多稱之

張石洲明經初名瀛邇更名穆山西平定州人也道光辛
卯以優行貢成均充八旗官學教習明經之祖宰歛徧交
其邑名儒特賞拔程春海侍郎之父蘭翹學士於童子試
中明經之父又與侍郎爲嘉慶辛未同科進士入翰林明

經遊京師侍郎最賞異之爲之延譽嘗贈詩有云君祖授
我嚴獎誨若子姓君嚴我同譜欣契挫其敬皆紀實也後
侍郎薨於位手橐多佚明經輯爲遺集十卷序而刊之性
嗜酒道光癸卯應京兆試某王搜檢嚴得其瓶欲置之明
經不可強飲於王前且飲且笑王怒嚴搜之得偶書離騷
二句於筆囊中坐懷挾片紙隻字例發刑部斥革明經僑
寓京師藏書萬卷深於經史輿地之學所著顧亭林閩百
詩兩年譜俱付梓人延昌地形志手橐光澤何願船刑部
藏之身齋遺集手橐弟子吳敬之上舍藏之所著尙有古
文尙書疏證考說文屬說文屬別蒙古游收記漢石存佚
表元裔汗表水經注表栖雲日記外藩碑目共九種未成
橐多散佚明經嘗與何子貞先生建顧亭林祠堂於京師

歲時享之又嘗爲鄉人楊部郎尙文校刊連筠蓂叢書其

已刊者唐魏文貞羣書治要

日本國本

宋吳才老韻補元朝祕

史長春西遊記近徐氏松唐兩京城坊考俞氏正變癸巳

類彙嚴氏觀北湖金石詩沈氏子情落飄樓文案劉氏寶

楠漢石例鄭氏復光鏡鏡論癡羅氏士琳句股和較截積

算術項氏名達附橢圓術共十二種板存京師其已錄未

刊者宋李氏誠營造法式永樂大典目錄七校本經注崔

氏致遠桂苑筆耕集翁氏宜泉錢譜瞿氏錢譜黃氏宗義

明夷待訪錄顧氏炎武菰中隨筆日知錄錄餘胡氏渭易

圖明辨嚴氏可均說文校議任氏大椿字林考逸張氏惠

言儀禮圖羅氏士琳春秋朔閏考徐氏松登科記注聖武

親征記共十六種餘桂未谷說文義證馬寄園漢碑錄文

兩種計印林教諭近刻於淮浦呂鶴田侍郎刊其封公雲
望秀才所著周禮補注又嘗屬明經以校字之役明經略
注之語多精審茲錄之以規梗概醢人茱萸注鄭大夫讀
茱爲茅杜子春讀茱爲卯元謂茱萸葵也補注案說文茱
萸葵也从艸卯聲詩曰言采其茱萸與酒韻則徐仙民音
杯是也茱萸之茱从卯非从卯鄭大夫讀爲茅杜子春讀
爲卯皆破卯爲卯故後鄭不從也說文有茅無茱茱爲俗
字玉篇茱萸並出誤矣明經注云案卯卯古音皆幽部字
讀茅讀柳非有二也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枘也
檢也補注案枘卽子夏易傳用枘馬壯之枘舉也檢與斂
同音通用字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斂
檢作斂是其例也明經注云按凡從僉之字古多通用易

大象傳儉德避難或讀若歛或讀若險亦其證也龜人地
龜曰繹屬注云仰者繹補注案繹爾雅作謝邵氏正義云
古者繹謝聲近字通詩在此無敦韓詩作在此無射是也
明經注云案射皆虞部字戴記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
也舍從古聲亦虞部字鮑人則是以博爲賤也注鄭司農
云賤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元謂翦者如儂淺之儂或者
讀爲羊豬芟之芟補注釋文芟沈云馬融音淺干寶爲殘
與周易芟芟之字同俗謂羊豬脂爲膍音素干反豈取此
乎按周禮注殘餘字本多作芟宜依殘音明經注云羊豬
芟之芟通作棧今人謂屯聚百貨之所曰棧房猶古義也
明經精於小學洞達聲音訓詁之本原故多明通之論歟
道光庚戌春

文燦

初應會試遊京都明經已先半載歿同

人奉其粟主配食顧亭林祠中爰敬揖之咸豐壬子再應
會試留寓京師癸丑夏獲交敬之上舍訪明經之佚事讀
明經之遺集感慨者久之上舍名履敬安徽青陽縣人與
弟式訓同肄業國子監並傳明經之學藏有蜀石經周禮
左傳殘本皆自來搜羅金石校勘古本兩家所未收錄者
也

嚴君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甯人幼讀書十行並下補縣
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冬友
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
耳因薦之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天子南巡冬友以
獻賦召試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充方畧館纂修官入軍
機處行走傅文忠公恆極器重之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

才可用者傅公以冬友對尋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
一統志熱河志纂修官冬友於蒙古托忒唐古忒文字一
見便能通曉嘗奉命直經呪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
諸書書成輒進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
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三萬卷金
石文字三千卷日歌嘯其中以自適嘗語學者曰士不周
覽古今載籍不遍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
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秋帆巡撫陝
西招至官齋爲文字交因得遊太華終南之勝在秦十載
卒年五十有七所著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
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
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錄獻徵錄知白齋金石

類纂金石文字跋尾石經考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
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錄
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諧
志凡二十餘種各若干卷

洞庭南北自古多材近之經學北徽南盛論者惜之然以
文燦所知得二人焉曰葉潤臣舍人劉椒雲學正舍人名
名禮學正名傳瑩道光間並以舉人官京師皆湖北漢陽
人也舍人性情敦厚天分卓越名流多樂與之交雅好經
學著有禹貢錐指刊誤若干卷不輕示人侯官林薌溪博
士嘗見之考證甚精云學正精於天文輿地律呂算術之
學羣書源流瞭如指掌多所發明卒時年未三十故所著
多未寫定道光庚子應禮部試與薌溪博士論學於都門

博士稱其眼光如炬而聽言如流真畏友云平定張石洲
明經編閣潛邸徵君年譜舍人學正增改並多舍人亦工
詩著有敦夙好齋詩鈔雁門集沂澗集

馮秀才名龍官吾粵順德縣古樓邨人也秀才族高祖諱
必得字後齋乾隆十五年歲貢居平講學以實踐爲宗奉
其教者多醇篤之士所著有小學大學考人心道心辨及
四書摘解論文十四卷歲貢之孫名麗璋字達夫溫雅有
節概善屬文通大戴禮記及穀梁春秋秀才自少師之得
其指授性嗜古謂古人多以一字爲字因字曰孟年十一
補附學生道光六年儒學師舉秀才優行時秀才遊庠已
四十四載矣遂不赴考每歲除夕必正衣冠持箕帚步行
掃墓嘗有禦人伏草莽間羣相驚曰公等可休山神至矣

各鳥獸散秀才賴以免蓋至性格天其或鬼神使之歟家貧授徒自給及壯出遊歷吳楚豫蜀泛洞庭溯湘水而歸所學益進行履端方博通經史兼工詞章尤長地理嘉慶末阮太傅督粵重修通志劉樸石編修謂地理非秀才出無從著手其爲人推重如此國語二十一篇漢藝文志入春秋類魏晉而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目錄家或置之雜史類中山海經爲地志之祖其述水道最詳水源乃漢地理志說文水經諸書所不及以今日水道考之若合符節其撰自何人不可考然非漢以後人所述明甚其所紀鳥獸草木諸多怪異當是後人附益耳目錄家遂置之小說類中又楚詞集屈平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朔嚴忌王褒諸子之作乃總集之祖目錄家多別爲一類

秀才所撰書目羣書分爲十錄以國語繫春秋山海經存地理楚詞首總集論者極推平允所著詩文二册自題曰馮孟文册夢詩雜詩凡八十一篇經解傳記凡五十六篇其殛鯀辨云世之以鯀之殛爲殺死者始於洪範鯀則殛死之言泥其文而失其義卽於僞孔傳所云放鯀至死不赦未之審乎抑許氏說文云殛殊也虞書曰殛鯀於羽山又云殊死也此六書轉注義例不能甚鑿有未可指爲實證者唯山海經言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然此書多後人附益尤不足信也善乎鄭氏注周禮之八柄七曰廢以馭其臯也曰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又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厲傲很明德以亂

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構杙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杜注構杙謂鯀史記集解引賈逵說同賈說蓋杜之所本也卽僞孔傳亦云殛竄放流皆誅也蔡傳亦謂殛則拘囚困苦之也史記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裴氏集解引馬融曰殛誅也與爾雅釋言正同爾雅郭注引洪範文邢疏亦以爲誅責是皆不以殛爲殺死故帝王世紀亦云禹父既放降在匹庶蓋舜則殛之而鯀自死其後有入羽淵化黃熊之說而韓非子乃言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不聽舉兵而殺於羽山之郊呂覽則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楚詞章句亦有永遏

羽山三年不施之文以飛鳥水蟲曳銜而食爲鴟龜曳銜之注抑又荒誕之尤已若夫殛之之地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北直沙門島者是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僞孔傳有羽山東裔在海中之說鯀殛於此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樂氏寰宇記亦云羽山在蓬萊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地而名閻氏四書釋地乃以羽山爲卽禹貢蒙羽之羽謂在今江蘇贛榆縣西北八十里誤已至殛之之時則金氏通鑑前編以爲作書者紀舜攝位二十八年之間所刑四人若季年則禹已成功而猶臯鯀人情之必不然者實爲得之其他論說多類此又與張兆清書云所紀諸書惟十四經附錄采千載之遺文備一家之故訓屬橐尙未有緒尤宜早爲定

著以無失無窮之業云竊謂此書體例蓋如阮太傅之經
郭誠大觀也編輯未成惜哉

金壇段茂堂大令玉裁戴東原吉士弟子也乾隆庚辰舉
人由咸安宮官學教習報滿出爲貴州玉屏縣四川巫山
縣知縣精研經史尤深小學所著有尙書撰異三十三卷
詩經小學四卷周禮漢讀考六卷儀禮漢讀考成冠禮昏
禮二卷餘未成說文解字注十五卷六書音韻表五卷經
韻樓集十二卷又重訂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左氏春秋古
經十二篇大令之壻曰龔麗正字閻齋仁和人嘉慶丙辰
進士由禮部祠祭司郎中出爲江南徽州府知府分巡蘇
松太倉兵備道師事大令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慶
正之子曰自珍更名鞏祚字定盦初官內閣中書道光己

丑成進士改宗人府主事凡經史六書金石之學皆考究
之尤熟掌故工詩文著有定盦詩文集共若干卷

經學博采錄卷十一終

經學博采錄卷十二

南海桂文燦

元和顧茂才廣圻字千里一字澗蘋陳黃門侍郎野王之
三十五世孫也少孤多病讀書枕畔人咸異之年十二隨舅
氏鄭遊京師弱冠南歸不事科舉業年三十始補儒學生
繼從江良庭徵君遊得惠氏遺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
嘗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
而一之則鞅鞅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爲六書
指示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
張君子絜嘗問秀才以讀毛詩之法秀才謂毛傳全是古
文鄭箋或用今文詩破傳或用今文他經說以破傳或又
用古文他經說以破傳此自是鄭氏家法不專一家明乎

此而後二家之體例瞭然欲作毛鄭詩考讀一書專論詩旨阮太傅撫浙嘗延秀才同輯毛詩註疏校勘記及太傅督粵刻學海堂經解詢秀才所著書欲刊之秀才答書有云嘗讀爾雅病郭注淺陋思采毛傳以下古義尙存者條舉件繫加以駁論又讀康成諸經推尋家法始悟近人痛斥王子雍皆能言其當然之迹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譬之治病未知癥結之所在終無以斷其宿患擬每事窮彼根源各得其所所以然庶鄭王公案由茲而定又讀說文反覆有年見許氏自有義例具在本書後來治此者馳騫於外遠相矜炫徒使叔重之指轉多沈晦且致他書亦苦牽合附會意欲刊落浮詞獨求真解就本書之義例疏通而證明之自然可與羣籍並行不悖似於小學經學皆爲

原缺

服膺之徧讀先儒語錄摘其切近者爲遜翁苦日一卷以
教學者其無門戶之見如此道光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卒
年七十所著有許氏說文考異思適齋筆記思適齋集各
若干卷上海徐君渭仁求筆記原稟十年而不獲道光二
十九年海甯楊君文葆得秀才遺棄於其孫瑞清家因統
編詩文爲十八卷授徐君刻之秀才嘗與金壇段大令辨
論四學黃紹武謂兩君議禮起爭端往返書札已刻經韻
樓集中茲刻不復載云

陳郡丞名樹華字芳林一字治泉江蘇長洲縣人也父鴻
熙官兩廣鹽運使司乾隆元年以恩廕授職歷官湖南武
岡州州同江西湖口縣知縣山西澤州府同知君容貌頗
然長於折獄長官前侃侃不阿姚巡撫蔡王藩使和善觀

有明...
察泰皆服其才其於民事雖無某事某事可指殆古所謂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歟居平勤學自任罷官州同家居
十載閉戶著書與盧召弓學士金輔之殿撰友善所著春
秋內外傳考證五十一卷學士殿撰並稱之其後歸自山
西獲交段茂堂大令大令稱所著爲內外傳善本有相見
恨晚之歎所著又有宋庠國語補音訂誤及詩集各若干
卷卒年七十有二郡丞有甥曰梁處素名履繩更名玉繩
籍隸浙江仁和縣乾隆戊申科舉人間閭和易人樂親之
傳郡丞左傳之學因考證一書復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
爲左傳通考若干卷惜未成而卒又考證諸經爲警記一
卷刊入皇清經解

武進臧玉林秀才琳博綜經史深於小學閉戶著書世無

知者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久已刊行惟所著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定本高二尺許約二百萬言世無刊本秀才七世孫熙珍藏之張石洲明經之弟子趙孝廉祿保與熙相善明經欲刊其書入連筠篔叢刻不果道光丁未孝廉以公車至京師嘗錄其自序相示序云琳不揣固陋手自撰輯上探伏孔馬遷之奧中采許馬鄭王之詣下逮唐宋元明之說莫不條分縷析依經附注擷其精英棄其瑕疵間下己意亦不數見蓋以前人之義已備故一己之說不贅惟文字異同之間有係聖經匪淺而自唐儒陸孔以來多所依違鮮能折衷琳少學訓詁頗解於斯凡有所據隨爲條證欲少求益於前人所得之外非忘其大者遠者而讓其小者近者也據孔氏正義之本做何氏論語之注別

有跋
以姓名題爲集解三易其彙廿年而成爲卷凡百有二十
附以序目釋文四卷若夫刪繁訂失是深有望於後之君
子焉康熙四十四年太歲己酉仲冬月武進臧琳謹序讀
此可以知梗概已秀才之元孫鏞堂更名鏞又更名庸字
在東盧召弓學士弟子也湛深經學既補綴經義雜記而
刊之復做經義雜記著拜經日記八卷又著拜經文集一
卷並列入皇清經解又輯盧子幹禮記解詁一卷爾雅漢
注三卷在東之弟名禮堂字和貴以孝聞嘗割肱以療母
病師事在東傳經學嘗輯孝子孝婦傳成數百卷據黃公
紹韻會舉要重輯說文繫傳十五卷刺取許氏引諸經爲
說文引經考十二卷摘錄玉林秀才尙書集解按語爲尙書
集解按六卷又爲三禮注校字春秋注疏校正各六卷刪

補吳江嚴豹人輯左傳賈服注三卷南宋高宗御書石經
孟子考二卷增訂孫淵如倉頡篇三卷增補在東所輯通
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卷記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
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六卷卒年三十段茂堂大令爲立
臧孝子傳

小爾雅一卷見漢藝文志隋經籍志者孔鮒之本李軌之
解已不可復見今所傳者具載孔叢子第十一篇世以孔
叢之僞而並僞之戴氏東原謂是後人皮傅撮拾而成者
非古小學遺書也竊嘗考之漢魏以來傳注家徵引此書
者許氏說文仍稱爾雅部引云王肅之說見詩禮疏左
傳杜注訓詁多合至酈注水經更明著書名其後釋文正
義一切經音義李善文選注引用尤多持校今本則燦然

樹碑生遺事
具在其逸者不過數條此乃偽造孔叢子者具錄於策猶
家語之取大戴小戴及荀子賈子耳何足疑耶近爲此學
者有王教習煦小爾雅疏八卷宋大令翔鳳小爾雅訓纂
六卷胡孝廉世琦任孝廉兆麟小爾雅注各若干卷胡觀
察承珙小爾雅義證十三卷譚明經正治小爾雅疏若干
卷並稱精核云

李學博超孫字奉堉號引樹先世自江陰遷居嘉興梅會
里五世祖良年縣學生康熙乙未應詔徵試博學鴻詞科
學博少時卽有志於學六經四書悉能覆講不忘稍長銳
意進取晨夕淬厲與弟富孫從弟遇孫同師事從祖敬堂
大令務爲根柢之學乾隆己酉選拔貢生乙卯中舉人嘉
慶丁丑大挑二等道光辛巳選授會稽縣教諭學博事親

至孝先意承志視膳問安委曲備至故贈君家居得優游者二十年與弟讀書相切劘友愛之情彌篤宅心和厚遇人接物情意綢繆絕無崖岸畦畛之見人亦樂與之親有是非紛雜片言悅服所著詩古文詞自訂爲拙守齋彙十卷尤深於毛詩之學著有詩氏族考六卷學博弟子海昌蔣光煦刊入別下齋叢書弟富孫字旣方儒學生好讀易尤好漢儒之說而深斥圖書之附會穿鑿擯不欲觀自漢魏以迄元明說易之書具存者百餘家皆瀏覽之而惟服膺資州李氏集解旣已朝夕寢饋於斯而於三十餘家之說未經采入者更搜羅蒼萃錄成得六十餘番爲李氏周易集解補一書盧抱經學士嘗序之以爲命意高而用力勤又加以以謹嚴述之之功遠倍於作云

鄒叔績司馬漢勳楚南新化縣人也家饒於資兄弟六人並治經史不攻舉業不治生產戚秉家政遂中落司馬年將及壯以解經見重於學使者補儒學生咸豐辛亥以後場博洽中舉人貫通羣經博涉載籍長於切韻之學尤深於輿地嘗據內府地圖以考證禹貢水道多發前人所未發又據內府地圖以訂正水經酈注之誤極爲明確壬子應禮部試余識司馬於都門時相過從辨論海內水道源流分合了如指掌自言嘗應聘至貴州纂修志書於貴州水道尤多考辨所著有學菴齋著書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之夏羅蘇溪制軍奉旨回籍團練以司馬偕行繼偕江岷樵撫軍勦賊廬州有功得旨以同知直隸州選用後以廬州之陷與江撫軍同時戰沒得旨優卹司馬同縣有歐陽

上舍大觀歐陽布衣忠者並治經史人咸以博洽稱之
鄭比部存紇字獻甫一字小谷粵西象州人也因原名與
御名偏旁相同遂以字行道光乙酉由選拔貢生中舉人
乙未成進士改主事分刑部性情高邁不慕榮利博極羣
書湛深經學尤善八家古文通籍後解組歸優游林下著
書自娛主講桂林經古書院恆以經古提倡後學造就良
多咸豐辛亥壬子間粵西紅巾賊起桂林戒嚴寇退縉紳
禦賊者多冀賞翎頂官爵比部語人曰守城何功城豈必
當棄者耶大吏倘有濫保幸無波及我也其出語諷時多
類此所著討論經史子集之書自題曰愚一錄共十二卷
凡詩書易三禮各一卷三傳共一卷論語孟子共一卷爾
雅孝經共一卷子史各一卷雜論詩文共一卷仿困學紀

聞體例爲之嘗遇盜奪其手稿追錄之尙得七八云詩文集若干卷宗法少陵昌黎者爲多咸豐丁巳比部避地來游東粵所居與文燦衡宇相望晤見恨晚捧手有授相資正深居無何而廣州城陷各倉皇走不獲談經已感患難之頻仍冀後會之有日雞鳴風雨每令人不能釋於懷云業師陳蘭甫先生當代通儒也先生名澧初字蘭浦其先江南人後徙於粵爲番禺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出歙縣程春海侍郎之門以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訓導赴官兩月謝病歸閉戶著書以自娛嘗爲漢儒通義若干卷以徐偉長中論云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不能通其大義之所極宋以後輕毀漢儒者其說多類此因輯漢儒羣經傳

注及尙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白虎通義等書其言大義者仿朱子近思錄例編之又以鄭君六藝論嘗言穀梁善於經而穀梁春秋爲千年以來絕學欲著穀梁條例穀梁傳箋二書以明其義後以海州許月南孝廉桂林已爲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鎮江柳賓叔孝廉與恩又爲穀梁大義述因謂二君書成條例二書竟可不作但使人明此絕學何必其書之出於己耶先生於學問之道誠無一毫私意矣先生於柳君先爲神交道光庚戌相見於京師邸舍柳君屬先生序其書且徵先生之說采入之先生書不在行篋其說多不能記憶述其一義以序之其說云孟子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義莫大於此

此義惟穀梁傳得之傳曰桓無王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始桓也然則世有亂臣賊子自天子至百姓皆有責焉於是亂臣賊子無所容於天地間此其所以懼也天子不能治亂賊則孔子以爲無王而自以王命法治之故曰天子之事推之凡春秋之書王其義皆爲以王法治天下可知也孔子懼有弑父弑君者乃作春秋此春秋所以託始於隱桓穀梁於隱元年傳云將以惡桓是其義也其所解說多類此先生又以讀經史不可不明地理考地理不可無圖欲盡繪羣經諸史地輿圖購得內府康熙乾隆兩朝地圖皆人間所罕有

道光初番禺吳菊湖庶常家懋

潘穀香刑部正琛嘗於燕京各得康熙乾隆兩朝地圖一本未旬日而賈人償以十倍重價再三索回庶常刑部並

不與問其故則是時回疆用兵滿洲武隆阿奉命出爲先
參贊大臣面奏求賜兩朝地圖時內府舊板已不存也先
生據以爲本先爲禹貢圖正胡臚明禹貢錐指之誤並系
其說以明之又爲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八卷起於蒲昌
海自北而南至黑水終焉編排志文使從川渠次第說以
今日水道著其源委而略於過郡以班志體例木如斯也
兩山之間有水兩水之間有山山川相間古今無改惟京
師以南至淮北水道平壤古今湮變最多鈎稽本志得其
故蹟能正酈道元以後羣書之誤又今之四川雲南貴州
廣西等省水道昔皆邊徼僻遠之域考證者恆多譎舛先
生參互考訂皆能明其故道之所在蓋自班氏撰志千餘
年來無人問津者沈薤幽僻一旦疏通言水道者歎觀止
矣先生又以爲說文諧聲之字其義卽在所諧之聲數字

同諧一聲則數字同出一義至於遷爲孳乳而義仍屬之
因取說文諧聲之字以聲爲綱凡以形相益以義相引等
字次第屬之依段氏古韻定爲十七卷聲以類從如譜系
然因名曰說文聲類譜昔戴東原嘗勸段茂堂爲此書以
爲千古奇作歸安姚文僖武進張皋文肅甯苗先麓皆嘗
爲此其體例並與先生殊聞先生此書成於三十歲以前
自以爲少作不足珍也然實有益於讀說文者切韻之學
自魏孫炎創爲反語南北朝盛傳其學而陸法言爲大宗
至宋以後此學漸荒近數百年著書者多變亂古法先生
據廣韻切語著切韻表一書以明陸氏之學其序有云余
讀廣韻之書取切語上一字系聯之爲雙聲之韻而見字
母所由立又以下一字系聯之爲疊韻之類而見呼等所

由分若夫聲之爲類不止三十六母韻之相近爲類或少或多而不限於四等又灼然知聲類之有流變陸氏以前異於唐季以後云先生又嘗集考證經史子集天文輿地算法音韻金石之文共若干篇陸續付梓題曰東塾類纂

文燦

嘗載之京師一時索取殆盡蓋事事精確有非他人

所及者先生長子名宗誼字孝通一字伯廉秉性孝友沈默寡言不喜紛華尤不好舉子業嘗以聖賢自期視科名富貴蔑如也先生嘗教以治論語依朱子法日讀一章因著讀論語筆記一卷其言有云爲人當從大道行讀書亦然小街曲巷不成學問又曰讀書以勇爲第一義徒知而不能行知亦虛言自問自責不可稍恕又曰士不安貧足以亂天下又曰亂從貪起貪從奢起皆讀書有得之言也

惜年逾弱冠而卒

虞君必芳字子馨其先浙江人遷粵爲番禺人少穎悟爲文沈博絕麗直過六朝肄業學海堂堂中文士無出其右者譚訓導瑩評其文曰雅健雄深清轉華妙張南康維屏尤賞之曰乾隆清氣特鍾斯人遂命駕往拜之云少時在京師賦詩吳山尊學士聞人誦之卽來拜今老矣亦以此禮施之後生可也其見所推重如此天性孝友操履醇潔貧而益介爲童子師以自給七應學政試錄取古學者再後或以疾未預正考竟卒年三十二自少從吾師陳蘭甫先生遊先生聞其卒哭之慟旣序其遺稿復取史家傳文苑法取其所撰袁督師祠堂碑文一篇以爲傳云子馨治經通大義解說亦以精確爲宗余嘗見其考戈戟云戈戟

形制見考工記後人各據鄭注爲圖獨程氏瑤田所定與鄭注異而至爲詳善其所定戟圖尤以初擬者爲至善戈之制援平出而胡下垂內橫貫秘程氏證諸所見古戈無不盡合且證以說文戈平頭戟也之說其非直刃固明白矣惟初定戟圖既據記文而擬之後復以未見古戟而疑戈內末之有刃者是戟非戈其內末之刃卽刺遂更爲之圖而以初定之圖爲誤則反誤矣說文戟有枝兵也凡兵皆直刃而無枝有枝者戈與戟耳戈有枝而無直刃與戟之有直刃者異故目戈爲平頭戟而於戟可獨舉其有枝知其爲有枝之兵而其直刃可悟矣程氏未達此旨而云戟有枝戈無枝不知枝卽援也曾謂戈無援可乎又案說文戈戟皆重三鈞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三事

共長一十八寸爲方一寸者三十六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三事亦共長一十八寸而戟之廣則殺於戈半寸爲方一寸者二十七餘方一寸者九以之爲刺廣寸有半寸長六寸加於胡上則其重與戈相等故并刺數之而云與刺重三鎬也別言刺而不著其度以既有重數與廣數則除內胡援三事外其餘卽刺也若云刺之刃卽在內之上下則輕重必不侔若云加刃於內末而爲刺試思四寸半之內復加以六寸之刃是內反長於援也有是理乎此不待引證而知其不然也又說文云刺直傷也然則目之爲刺其用主乎直刃尤顯然可據有援以句之復有刺以傷之刺所以輔援之窮正見古人戈戟並創之善不然句兵之屬一戈足矣何以戟爲子馨此作持論名

通辭尤雅潔也

尙書酒誥言羣飲汝弗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長樂
溫伊初孝廉嘗據此欲以禁鴉片先是嘉應吳石華訓導
著論曰弭害言鴉片當開禁孝廉據酒誥之辭著弭害續
議言當勒限使戒限外犯者死黃澍齋京卿爵滋取此說
奏行之漢人引經決事此可謂得其遺意矣孝廉名訓自
號登雲山人工古文詞其登雲山房文稿正議五篇一日
觀運二日觀民三日愼麗四日訖邪五日白諱閩中陳恭
甫編修見之以爲胎息深厚筆力雄大議論醇正西京賈
晁諸大篇彷彿似之其見推重如此道光十二年程春海
侍郎典試來粵以收羅實學爲己任命題發策以天文地
理算法爲問孝廉滂滂沛沛數千萬言棘闈得卷傳觀交

相驚喜歎爲奇才後屢上公車不遇道光三十年江甯張
京卿錫庚奏請開博學鴻詞科孝廉謂當應詔以出後爲
人所沮事竟中止鬱鬱不得志遂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
四時咸豐元年三月三日也

中庸言至聖聲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夫大地如球居天之中上下四方皆生齒環繞
之而天覆地載容有舟車不至人力不通者如近日西洋
人續覓得新地是也天覆地載亦有日月不照霜露不墜
者如兩極之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此乃寒道萬物不生
是也自明以前歐羅巴洲未通中國海外固不知孔子之
道卽道光庚子以前中國書籍概禁出洋海外亦不知孔

子之道也惟自後議款中國文字既可流布西洋人士極

力講求孔子之道其西矣此論番禺張南康維屏發之

南康

嘉慶甲子舉人道光壬午成進士官

至江西南康府知府著有經

一書南康又云近來米利

堅人亦思誦習四書子思之言至今日而始驗自今以往

海外諸國得中國古書讀之文學漸開未可知也南康此

論可謂特具卓識矣

米利堅西洋最遠之國及聞番禺陳夔石秀才述上海夷市有西士云中

國孔子所言性道精妙化神遠非耶蘇之所及其尊仰之情已見於言外矣

元和陳厚甫觀察鍾麟陳蘭浦先生業師也嘉慶乙未進

士歷翰林部曹出爲浙江杭嘉湖兵備道觀察之同年友

如高郵王文簡尙書棲霞郝蘭皋戶部武進張皋文福州

陳恭甫兩編修多深於經學觀察獨以工四書文海內共

推第一余聞之蘭浦先生曰觀察雖未著書說經而時授

口義精確不易如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集解孔注曰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朱注云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觀察曰孔注朱注皆非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况善人之質本美焉知其不能入於室乎孔子此言蓋反言之也明善人之道當踐迹也善人之質雖美亦必循古聖賢之迹乃能入於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於室言質美之不可恃也深得經旨遠勝舊注矣

廉樹峯先生原名師敏更名兆綸一字琴舫順天甯河縣人

女燦

癸丑會試薦卷房師也道光庚子進士由翰林歷

官至侍郎南書房行走先生久居京師藏書極富博通經

史兼擅詞章咸豐壬子癸丑并分校禮闈每於試卷中拔

識經學之士癸丑閣中得文燦試卷獎譽過甚有文筆澹

雅沖澗不失先民矩矱次場經藝根本古注抒以精心知

爲績學之士之語雖未獲售知己之感永矢弗諼也雜時

紅巾賊起蹂躪吳楚武昌漢陽黃州九江池州太平安慶

江甯鎮江揚州沿江十郡相繼失守長江道梗安徽巡撫

原駐安慶後移廬州徽甯池太廣四府一州並在江南有

孤懸海外之勢兵部侍郎沈兆霖奏請暫設皖南巡撫以

資統馭部議不行將安徽甯池太廣道暫加按察司銜添

設皖南鎮總兵照臺灣鎮道之例準其會銜專摺奏事所

有該處軍務緊要機宜均着責成專辦有石景芬者勇士

也簡任是缺連次具奏自請赴勦浙江巡撫何桂清嫉之

以私心自逞有意邀功等詞奏請革職先生奉旨督學江西兼辦團練奏調石景芬來營差遣委用奉旨允行先生之直道事人有如此者

近時言樂律輒推凌次仲燕樂考原然無能解其書者江

鄭堂鈕匪石集樂工共講求之仍不解也

見鄭堂所著樂縣考

番禺

陳先生取其書讀之久乃悟其參錯不合故不可解遂釐正而推究之爲聲律通考十卷凌次仲用姜堯章之說謂八十四調起於鄭譯推演蘇祇婆之法陳先生據隋書萬寶常傳云撰樂譜爲八十四調則非獨出於鄭譯又據舊五代史樂志梁武帝自造四通十二笛得八十四調則更在萬寶常鄭譯之前姜堯章之意蓋不使胡樂亂古樂然於古樂所有者亦棄去之以與胡樂相避則過矣隋志云

蘇祇婆琵琶調有七種以校七聲冥若合符可見胡樂但有七聲而無十二律古樂胡樂之不同其關鍵實在於此周禮云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蓋黃鍾之律文之以五聲則黃鍾爲宮黃鍾爲商黃鍾爲角黃鍾爲徵黃鍾爲羽在後世言之則謂之一均五調六律六同皆如此則十二均六十調蔡季通據周禮爲六十調凌次仲反譏之謬矣但周禮祇用五聲不用變宮變徵故爲十二均六十調梁武帝兼用二變故十二均八十四調耳至古法十二律相生昔人以陰陽爲說其實非也乃以此律求彼律之法耳律之寸分多奇零之數故惟以黃鍾之律示人其餘十一律則以三分損益展轉而盡得之此簡易之法也考工記每一器但記一數而轉生他數卽是此法如輪人六分其

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云云此以
輪崇之數生諸數豈輪能生牙牙能生漆耶亦爲易簡之
法以示人而已黃鍾生諸律正如是矣古黃鍾聲不可考
惟荀勗所定者爲近之王厚之鍾鼎款識有晉前尺卽荀
勗律尺也阮文達公墓刻之先生以此尺取竹之空徑三
分者截九寸吹之與今笛第二孔之聲相近而微下蓋卽
古黃鍾聲矣若夫世俗樂則不但無八十四調無六十調
并無十二宮所以然者今俗樂以笛爲主笛但有七聲旋
轉之但有七調耳以笛爲主而十二律亡矣定黃鍾之律
當吹九寸管以定磬乃以三分損益按弦彈之而得十一
律旋轉之而爲十二宮雖不能驟復六十調八十四調但
復十二宮則古樂尙不墜於地也先生之書關係經義者

如此其餘據隋志所載歷代律尺依尺製管吹之而得隋以前歷代樂聲又據宋史載王朴律尺亦製管吹之而得王朴樂聲因而上考唐樂下考遼金元明之樂列之爲表千餘年樂聲高下一一可按又據晉書宋書而製荀勖十二笛并爲之圖人人可做而造

晉書宋書載十二笛制自來無能解者

據僕

禮經傳通解所載唐開元鹿鳴關雎十二詩譜而以今俗樂工尺注之使俗工可按而歌又考唐宋二十八調凌次仲所以參錯者由不知四均實爲宮商角羽其四均之第一聲皆名爲黃鍾又不知宋人之十六字譜卽十二律四清聲之俗名非如今之字譜以上尺工六五爲宮商角徵羽之俗名尤深中凌氏之失以其無關經義故不詳述焉王中書獻琛字捧斯一字玉農吾粵東莞人也父復元字

圓沙道光壬辰科副榜貢生出歙縣程春海侍郎之門官
連州儒學訓導以端淑持躬以經學教子玉農少承庭訓
讀書植品無愧古人咸豐辛酉余始識玉農於羊城和易
廉介相見恨晚以所著讀書紀疑見示考辨三禮及漢制
爲多余請其故則曰先君子教讀三禮吉凶軍賓嘉分類
而考之余於是益嘆其家學之善也鄭君禮記目錄每篇
必曰此於別錄屬某禮然則劉向固以禮記分屬五禮鄭
君述之以示人者也其後魏徵類禮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江慎修禮書綱目秦文恭公五禮通考皆與別錄之意合
玉農能如是不可與古人爲徒乎所著書凡四卷語多精
確今酌錄之以規梗概周禮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
夫四人中士八人鄭注謂卿大夫皆奄人玉農不從此說

謂古者奄人無爵如內小臣有相禮正禮之才雖賢而士之猶恐其躋於士大夫之列特曰奄上士以別之豈於此而遽等於卿大夫乎然則經言每宮卿大夫云云者蓋謂六官之卿大夫遙領之如內宰治王內政令之義蓋婦人無外事而祭祀賓客喪紀之禮與焉又外喪亦親弔臨好事亦達四方故特以外官攝之奄奚通之以肅宮闈而別內外也聖人防微杜漸之意周矣其曰世婦又曰每宮者謂王后及女御皆屬焉下文云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是也特王后至尊不敢斥言故舉其中以該之如內宰以陰禮教后而曰教六宮之義或曰宮僚之職當屬冢宰然其所典皆吉凶賓嘉之禮故隸春官歟又禮記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

祭於孫止上文云妾祔於妾祖姑疏謂妾無廟當爲壇祔

之玉農亦不從此說謂下經云妾易牲而祔於女君女君

自當配食禴豈亦爲壇以祔耶蓋古者妾母有二妾祔妾

祖姑者所生之妾母也父祔之以達子之志也不世祭者

師母保母也恩殺於生母而隆於庶母也儀禮小功章云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鄭注君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

子下通其服於師母保母引內則言師母保母以證之自

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

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

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是也蓋師母保母者卽妾母也其居子

室及服小功與慈母同其不世祭亦當與慈母同其不曰

師母保母而曰妾母者蓋公卿之子則稱師母保母士以

下則稱妾母耳至所生之妾母則其禮迥異儀禮疏云大

夫妾子爲庶母慈已小功父沒總爲庶母生已者大功父
沒三年此其明證也又何與慈母同其不世祭之有又妾
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鄭注謂女君當作適
祖姑玉農謂依經文講其義亦當考之禮女君之祔有二
祔於祖姑者昭穆之序也上章云祔必以昭穆是祔於禰
廟者考妣同位也少牢禮云以某妃配某氏是今妾卑不
當合食於禰廟而又無昭穆之妾可祔故降其禮於女君
易牲而祔於其側焉則妾無匹敵之嫌而子亦伸孺慕之
私兩可者僅可之辭蓋變禮之禮也女君無子以妾子爲
後故重之是以降其服於女君之生前而隆其祭於女君
之沒後使恩義兩無所掩焉聖人以孝治天下使人子無
毫髮遺憾者此也又祭法言諸侯五廟玉農謂春秋哀三

年桓宮僖宮災是桓僖有廟考哀去桓十一傳去僖七傳則五廟之外非盡無廟又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武煬世次之遠又倍於桓僖魯雖得用天子之禮其多亦不至此或謂春秋之禮未能盡合於古然魯秉周禮必非無所持循也蓋廟之數有定而宮榭無定五廟者太廟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親盡則祧而曰宮曰榭者又於太廟外別立專祀凡有功德者皆得祀之而不祧不毀是以魯之臣子皆得以誣其祖而使其私焉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羣公稱宮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室曰榭是其證也

原注榭者射也宣王以武功祀故稱宣榭

諸侯且然而天子之禮可知矣况殷又有三宗與祖契宗湯並重蓋禮緣義起而勸

之意寓焉其制爲七廟迭毀者何親疏之殺也若曰苟

無功德者雖身爲帝王不能保親盡之不毀也其於七廟外別立宮榭者何崇德報功之典也若曰苟能立功立德者親盡不得而限之雖百世可也如必謂繼體之君親盡則毀使帝堯之子肖傳之而不禪亦將毀之耶吾意聖人之制禮必不若是

歙縣程蘭翹學士昌期春海侍郎之父也童時從父步矩後肄業斗山亭特爲平定張蓀圃縣令賞拔家貧縣令召入署躬督教之衣食視諸子不數年諸經注疏皆精熟爲文灌辟精粹試必冠首選乾隆丁酉拔貢連掇巍科登鼎甲入直上書房官至侍講學士借年逾四十卒道光丙申侍郎始編校其詩文爲安玩堂藏稿而跋其後云恩澤生十一歲而孤記就塾時先大父手時藝授思澤且誨曰爾

父少讀書一再過卽成誦不忘爲文析理用法至深遂通
鄭學於詩三禮尤精核爾未知其涯也言罷累欬又記曹
文敏公語恩澤曰尊甫學士背誦十三經並注疏琅琅然
爲文縱橫變化神明規矩業師王明府訓恩澤曰吾座主
以韓柳筆爲時藝尤妙解題能補漢唐宋諸說所未備恩
澤稍長謁法時帆丈謂曰尊甫文旣工絕賦律尤整細不
踰唐賢法詩無窮清新吾歎鮑覺生少司空以詩賦鳴謂
恩澤曰尊甫賦律追唐賢詩格追兩宋雅潔精鍊卓然成
家善乎吾座主曹文正之言曰尊甫與僕爲總角交同志
同業能以實學發至慧識力才鋒俱峻絕故行文有宏逸
之氣詩始喜闕博似吳淵穎繼以清峭勝遂采落陳言獨
標雋旨惜年逾強仕遽歸道山平生貫串羣經尤深詩三

禮三傳未暇著述成一家言而僅以詩文傳矧臺艸又佚其大半耶恩澤不善讀父書習聞先師友所論因附識於簡末道光十有六年始校閱八月而成任其事訂其謬爲張石洲大令卽前序張蓀園太夫子之文孫也十有七年夏四月孤恩澤識

易卦變圖說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第一漢魏諸儒卦變圖

第二虞仲翔卦變圖原注明黃宗義定第三干合升卦變圖第四

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及六十四卦相生圖第五程伊川卦

變圖原注明何楷定第六沈守約八宮卦變圖第七朱子本義卦

變圖及本義兩爻互易卦變圖第八方淙山易卦變合圖

第九朱楓林十辟卦變圖及六子卦變圖第十來梁山錯

綜圖第十一黃梨洲卦變論第十二毛西河推易圖第十

三歷代諸儒非卦變說第十四反復九卦圖說其自序云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也泰否之象辭曰大往小來小往
大來是文王已言之矣損六三之爻辭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周公已言之矣是以漢儒自京鄭
荀虞以至陸續蜀才崔憬之徒皆以卦變解經爲易中一
大節目顧當時三聖人卦變之旨必有一定體例而後世
不得其傳乃不得已各以其說求合於經或以正變或以
反對或以旁通或以乾坤爲主或以兩爻互移或兼宗六
子或專主十辟或以一爻至六爻遞變爲次序或以一陽
至六陽相生爲推移各守師承則此然彼否均多謬戾則
左支右吾而卦變之說於是大壞因之有憤其說者謂得
意忘言得言忘象彌縫多缺不如盡廢之爲得然而何可

廢也聖人以卜筮作易象數義理一時俱到倘謂專主義理而象數在所不論聖人不若是之偏今象數之不見於經斥之可也既質之經而確有明文而以後儒失傳之故欲廢其說是毀經也其可哉予觀漢晉諸儒注疏凡後儒諸說蓋無一非先得者後儒特因其說而推行之惜乎其書不盡傳而蛛絲馬跡存什一於千百僅有李氏集解一書近儒董守諭著卦變攷略毛奇齡著推易始末皆賴是書追尋遺緒以爲變學之祖余因撮其說而列之爲圖使學者有所攷見焉咸豐庚申沈韶州映鈴刻於粵東而跋其後云右易卦變圖說一卷爲曾王父廣堂先生手鈔本卷尾注云丙辰在京寓借謝山處本鈔案謝山全先生舉雍正壬子京兆試與曾王父爲同年生此蓋丙辰計偕時

所借鈔編首不著撰人姓氏或疑卽謝山所著然考經史問答於易變頗斥瞿塘來氏以爲繁溷而是編謂來氏錯綜之法最有綱要則非全氏之書也其別白諸家本之梨洲黃氏甬東之學皆宗南雷則似爲鄞人所著然余向時往來浙東舉以質窮經家諳知之者是書於卦變一門源流正變粲然畢備足以孤行惜世傳之者少也因爲鈔板以廣其傳世或有知作者姓氏或已梓行而余未及見固陋之誦又安敢辭刻旣迄工謹誌數語於卷末咸豐十年八月武林沈映鈴退庵跋韶州於先人手澤四世流傳不致散佚亦可謂賢子孫矣

昔高密黨錮乃注羣經臺卿複壁爰釋孟子古之人讀書有成每於顛沛流離之際天道悠悠蓋絀於彼者優於此

歟文燦弱冠以前於道光庚子辛丑壬寅癸卯四載各著
經義記一卷維時英吉利頻年入寇廣州戒嚴困處危城
閉門獨學甲辰春欲著毛詩傳段借者毛詩鄭讀考二書
未成乙巳之夏著春秋箴膏肓評起廢疾評發墨守評各
一卷其冬著論語皇疏考證十卷丙午之秋著孟子趙注
考證一卷其冬著詩箋禮注異義考一卷凡此諸書雖已
屬橐自慚末學未敢寫定丁未以後養疴輟業咸豐壬子
癸丑間以會試留寓京師博訪通人每叨是正維時粵西
紅巾賊起蹂躪吳楚癸丑之夏禮闈報罷驅車南歸竊以
國家多故既無商山之操又無瀨水之風檢閱舊著恐有
散佚急欲編定付諸梓人迄乎甲寅校除未畢而粵東紅
巾賊起連陷郡縣廣州戒嚴四郊多壘萬戶枕戈烽火燭

天雷駭駭地又困危城將及一載中更百苦不敢廢學既
編經義記爲經義叢錄六卷舊著諸書以次寫定又續著
易大義補孝經集解各一卷禹貢川澤考二卷迨乙卯春
兵氛未靖猝遭大故奉諱居憂又輯羣經傳記爲孝經集
證四卷又編十餘年來說經論事之文爲皓庭叢彙八卷
又著毛詩釋地周禮今釋各編成六卷又以經學諸儒自
周至唐正史而外闕佚良多欲博稽羣籍仿阮太傅疇人
傳之例爲經學傳一書又以羣經輿地各擅專家從未有
合考羣經輿地爲一編者欲以今輿地爲綱而羣經地名
附見於下爲羣經輿地表一書禹貢職方爾雅以州分者
爲一表詩春秋戰國策以國分者爲一表今輿地圖附焉
又以鄭箋成而三家遺說多佚杜解出而賈服舊注鮮存

欲采三家遺說合於毛傳復下己意爲詩古今文注一書采
賈服舊注博稽近說復下己意爲春秋左傳集注一書凡
此欲著諸書雖未知寫定於何日然非困苦艱屯窮愁仰
屋豈或有此奢願於以博稽遺佚網羅百家聚蒼成編以
俟達者乎

經學博采錄卷十一終